

官场小说

左右班子



- 中国式**政治智慧之官场奇作**
- 楚鄂鬼才为你全景呈现官场的权术与谋略
- 官场生存之道：**厘清上下、左右逢源**

林可行●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官场小说

左右班子

zuoyoubanzi

林可行●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左右班子 / 林可行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396-3774-7

I. ①左…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42867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岑 杰 周 康 装帧设计: 颜 森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3533889

印 制: 河北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0316) 3656589

开本: 710×960 1/16 印张: 18.25 字数: 300千字

版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8.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子

现代党史研究的研讨会早上刚结束，喻格言便回到党史研究办公室，开始整理手头的资料，准备在暑假前将《现代党史研究》的编撰大纲拿出来。这个课题组前后联系了一年，现在终于进入实质性的工作阶段。

如今人越来越忙，要组织好一个重大课题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一是要网罗进这个领域现有研究专长的专家学者，保证这个课题领域的权威性；二是要保证参编人员亲力亲为，这些人在各院校都担任着一定的职务，还有教学任务，工作都很繁忙，如果没有时间的保证，或是让各自的研究生做的工作太多，就无法保证学术水准，所以，他要求各参编人员在这个课题上投入的时间，最少不得低于半年，规定不允许这些人的研究生执笔撰写，但可以让研究生们做一些资料查找、资料整理、文件核写的工作，以保证这个重大课题符合高质量严要求的标准。要在理论上或是研究方法上都有所突破，以适应今天党史研究的现状，反映近几年领域的研究成果，以便对今后的党史研究有指导作用。

这个原定五年完成的课题，喻格言是作了充分的准备的，两年过去了，现在终于正式进入了程序，他感到这些年的工作没有白做。他一面整理资料，一面让人通知余副院长来一下，他想以身作则，把行政事务性的工作暂放一放，交出去，集中精力抓好这个课题，通过一个星期将全国这个领域的资源整合起来，让党史研究在学界理论探索上，保持前瞻和前沿突出的地位，适应新时期的需要。

所以，当做行政出身的余副院长余化冰来到办公室后，喻格言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这两个月院里的工作他因党史课题的需要，就只能放手了，希望余化冰能把这个担子担起来。余化冰做了三年的副院长，对这些工作应该很熟悉了，学校里有什么事，余化冰也可以代他去，校领导一大批，自己去和他去都一样，反正是学校说了算，院里参与少，执行多，没什么大不了的。余化冰是一个俏皮话大王，一向能说会道，是一个好助手，平日与喻格言说话很随意，所以他一进办公室，见喻格言在整理桌上的资料，自己便坐到了沙发上。当听到喻格言要把这几个月院里的行政工作全交给他，还让他以后代表喻格言去参加学校的会议，他立刻从沙发上站了起来，高呼道：“喻院长，使不得，院里的日常工作我顶一下没问题，学校里有什么事，就算您缺席我也不能代您出头，我去了算什么，岂不是越俎代庖。”

余化冰平时都叫喻格言喻老板，此时，余化冰称他喻院长，喻格言知道余今天又要跟他演幽默了。喻格言没时间罗嗦，果断地说：“余化冰，你是个能干的人，

院里院外的工作做得都不错，就是有一点不好，你一直戴着一副伪装的面具，用虚伪的戏保护自己。我让你代理院里的工作，是对你的信任，也许这是搞研究出身的原则，没有虚委应付习惯，只求真知灼见。”

余化冰见喻院长真的批评起他来，立刻收起了笑脸。喻格言的话还没讲完，学校办公室主任通知喻院长去方校长办公室一趟。喻格言见校办主任亲自来通知自己，估计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事，便问对方大概是什么事，是否可以让余化冰代自己去一下，自己正准备将院里的工作交出去。校办主任认真地说：“这事大概他代替不了您，应该是您工作调动的事儿。”

喻格言一时不明白，怎么会是调动工作的事儿，自己从未跟现在的校领导提过这事，也从未听说过学校领导班子要调整，他回头看了余化冰一眼，让余化冰在办公室等一会，他去校办公大楼走一趟。

见了方校长，喻格言才知道，真的是工作调动的事儿——让他去地方工作。以前的校长既是喻格言的恩师也是他的上级。他的恩师也提过让他到地方工作，但喻格言觉得他不适合到地方工作。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学问，两码事，所以他推辞了。在学校的这些年，事实证明自己做学问还行，没有必要非要去证明自己做官也行，每个人只要有自己的专长就可以了，他不想冒充全才样样都能干好。

方校长在自己宽敞的大办公室里，一面给喻格言解释，请他到办公室来的原因，一面让助理给他沏杯好茶，并推卸责任说，关于调动的事，并不是他提议的，是上一届校领导班子决定的，早就启动了调动程序，是出于什么考虑他并不清楚，平时与喻格言见面少，也没有沟通过，现在的调令和任命书已经下来了，他只是一个经办者，对党史研究院失去他这样一个学术领导人、一个业务骨干表示非常惋惜，事至此已没有更改的可能，因而，希望他能服从大局，听从组织的安排，有什么具体要求可以提出来，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和自己谈一下，这和组织讨价还价不是一回事，是调动工作的需要，也是充分考虑到新的工作的难度。

这时喻格言才明白，这次调动并非以前老校长跟他讲的地方省委宣传部或组织部而是省纪委。一个人人都不愿去的，人人都不愿打交道的部门，他是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难怪学校跟他搞突然袭击，当年组织部、宣传部这些与自己的专业领域相关的部门他都没去，现在却让他去纪委，这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自己肯定不会答应。

喻格言一面强调自己对这一块不熟悉，一面向方校长介绍自己申报了两年的《现代党史研究》这个重大课题，自己在上面花费了很大精力，好不容易把该领域的权威专家整合到一起，项目刚启动，现在让自己撂挑子，不太好向大家交待。

方校长认为这不是问题，喻格言可以把这个课题交给别人负责，也可以继续把这个项目做完，他在学校还不是一边做院里的工作，还要承担教学任务，也还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到省里去做纪委副书记，工作不会比学校里多，喻格言的那个位置，也没多少人愿意和他来往，不会有太多的饭局和应酬。说完，方校长自己笑了起来，正是因为如此，方校长今天准备请喻格言吃饭，这也是方校长从未有过的事，他一向讨厌饭局，也没打算请第二个人，算是作为对喻格言的一种补偿。无论是做领导还是作为学者，其实都是讲感情的。

喻格言拒绝了方校长的美意，他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临出方校长的办公室前，方校长安慰他道：“不要怕难，人到中年转行学新东西，在感情上很难接受，有一定的难度。但对人生来说并非坏事，最起码可以丰富你的阅历，拓宽你的生活面，总比一辈子待在书斋里强，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可以去找你的恩师，也可以来找我，不行还可以再回来嘛。回去把工作交待一下，尽早动身。”

喻格言回到院办公室，余化冰还在等他。刚才余化冰已经从校办主任那里听说了喻格言要走的事，见了喻格言他连忙起身，轻声叫了一句：“喻院长！”

喻格言知道，这次余化冰称呼自己院长和刚才的含意完全不同，不是为了戏言，而是一种尊敬。他示意余化冰坐下，然后严肃地说道：“余院长，我没想到自己会走，刚才说话欠考虑，我的批评有些过了，你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同志，我以为咱们可能还会有很长的共事时间。所以，没有想太多，工作方法简单化了，我向您道歉。”

余化冰再次从座位上站起来，激动地说：“喻院长，您这话才叫说过了，您一点都没批评错，我知道自己的毛病，总是把自我保护放在第一位，您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把做事放在第一位，您是我心目中最尊敬的人。”

喻格言说道：“你没有介意我过头的话，那我就多说了，我以前有什么欠妥的地方，也望你看在我们共事几年的分上能原谅，我现在把手上的工作交给你，这不是我个人的想法，现在是学校的安排，他们明天会找你谈这事。”

喻格言的工作还没交待完，又有人找到了办公室，是喻格言的同行《现代党史研究》副主编之一范道鉴。喻格言只得停下手中工作，请老范就座。他们两人也算是老朋友了，范道鉴一坐下，喻便问他为何还没走，专题研讨会早上就结束了。

范道鉴接过喻格言给自己倒的水，开门见山地告诉他：“你不是和宣传部很熟吗？我是来借用你的关系的，我本想在研讨会上放一炮的，又担心影响不好，就等大家走了才来找你。”

范道鉴告诉他，自己花了几几年整理的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回忆，党史出版社三审通过已经准备出版了，却不知宣传部的哪个人给出版社里打了电话就被搁置

了，自己搞了二十多年的党史研究，这书稿在政治上、在党史问题上绝对不会有问题，范不明白为什么被叫停，连一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也不告知是什么原因，一个不告知身份的人打一个电话，几年的工作就白做了。

喻格言让他别抱怨，出版社有些内部的规定是外人不清楚的，他相信范道鉴在党性上、在政策理解上肯定没问题，或许是宣传部对某些政策的理解与出版社不一样，问题是现在彼此之间没有沟通的渠道。喻格言认为这事不需要找什么关系，他认为范道鉴来得正合适，他不来找自己，自己也要去找他。因为组织的安排，自己现在要离开学术领域到机关去工作，目前启动的课题研究，自己就不能再担当大任了，如果有可能他还是会承担一部分工作，但肯定要卸下主编这个担子，范道鉴作为仅有的两个副主编之一，就和另一位同志协商一下，怎样把工作分担起来，下一次开讨论会的时候，范道鉴可以发函邀请宣传部门的人来参加，这样就有当面沟通的机会，范道鉴要搞清楚自己的书问题出在哪里就很简单了，有理解不一致的地方，可以共同探讨。这才是学人做事的正途，而不是总依靠私下找关系的途径解决问题。

范道鉴不懂，他早上还在兴致勃勃地讨论如何开拓党史研究新思维，一转身怎么就进入了政界，当起官来。难怪今天两人的谈话，自己觉得味道有些不对，人还没进官场，官声已经有了。喻格言让老范别挖苦他，他也是下午刚得到的消息，现在正在做交接，一点准备都没有，将来究竟是什么结果还很难说。要在一个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干出一番成绩来，是难以想象的事儿，尤其是在纪检这个部门。在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班，他们见过多少下面纪检来的干部，还少吗？那是抱怨最多的干部，不仅工作难做，进退维谷，风险太大。早知如此，三年前就该到组织部门或宣传部门去干，不想当官，最终却做了一个风险最大，最难当的官。有多少人能理解纪检工作的苦衷，过去是听学员叫苦，将来只怕该轮到自己叫苦了。

喻格言就是带着这么仅有的对纪检工作的一点了解，开始了他的纪委副书记的仕途。以前，他只是在研讨会上与同行就一些问题进行交流，偶尔也会遇到一些需要争论的问题，他甚至认为自己非常欢迎有不同观点的人，哪怕是进行尖锐的争辩。从这一天起他才意识到，在官场上意见的分歧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即使不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也可以葬送一个人的前途。非常尖锐的问题一定关系乌纱帽，关系到个人命运。当今理论研究的环境越来越宽松，但官场并不轻松，官场的路总是越走越窄，做学问讨论的只不过是一些理论问题，当官讨论的每一个问题都是自己的前途问题，有些直接关乎个人命运。

目 录

引子 / 1

第一章	官场风云	1
第二章	核心利益	11
第三章	前程文字	19
第四章	灵魂出窍	29
第五章	火烧夜色	39
第六章	风声鹤唳	45
第七章	美女效应	57
第八章	三天疯狂	67
第九章	角色问题	79
第十章	湖深水黑	89
第十一章	秘书圈子	99
第十二章	北京酒宴	113
第十三章	文山会海	123
第十四章	隆重葬礼	133
第十五章	另起炉灶	145

第十六章	利害运作	155
第十七章	三人六面	165
第十八章	关系世界	177
第十九章	人性之恶	189
第二十章	十年积怨	199
第二十一章	诺言传世	211
第二十二章	忽悠官场	223
第二十三章	老谋深算	233
第二十四章	反腐大戏	243
第二十五章	黑色纽带	249
第二十六章	肮脏交易	261
第二十七章	色情人生	271
第二十八章	大结局	281

官场风云

第一章

喻格言到省委报到后，因为家属没有一起来，暂时安身在纪委招待所。趁着还没有正式工作，喻格言便利用空闲的时间去母校国立大学看望以前的师长，这完全是出于对过去大学生活的怀念，出于对当年授业之师的感谢，也完全是他私下的个人行为。而他的这一举动却在汉沙市引起了轩然大波。

两天之后，喻格言去纪委熟悉工作，汉沙市政府各办公室里小道消息就传播开了：省纪委来了新书记，是二十多年前从国立大学毕业的高才生，被保荐到人民大学党史研究专业读研究生，以后就在北京生了根，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谒见大学的老师，现在的国立大学常务副校长肖立远。市里前不久刚以贪污受贿的名义，对国立大学的一名行政和一名基建领导进行了双规，市政府与国立大学的矛盾已经公开化，这个时候，省纪委来了一个国立大学出去的纪委副书记，市府的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刚从外地开会回来的市委书记吕闻先十点多钟刚到办公室坐下，就听到章秘书说各科室现在都在议论省纪委来的副书记。吕闻先平时最讨厌办公室的人议论领导的事，立刻让章秘书联系市府秘书杨晓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哪来的这么多谣言。

今年四十出头的杨晓阳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一米七五的个子，生得白白净净，一双三角眼虽然不大，但炯炯有神，特别善于看人眼色，说话更是滴水不漏。这也是他这些年来在官场顺风顺水的原因。

杨晓阳看到吕书记桌上的茶刚泡好，一边的报纸都还没动，就叫他过来，一定是心情不太好。吕的那双眼睛发肿，以及重影的眼袋，也说明昨晚没休息好。他知道吕书记越情绪不好的时候，越容易认真，对任何问题都不放过。因而，当问起市政府哪来的这么多谣言时，杨晓阳不承认是谣言，免得让自己去追查谣言是从哪里传起的。

杨晓阳一板一眼地向吕闻先汇报，省纪委新来的副书记喻格言，确实是国立大学当年学生会的主席，与现在的大学副校长肖立远有师生之谊。省纪委的王书记下半年可能就要退休，今年春节王书记便参加了省里为退休干部筹备的书画活动。王书记参加了就表明自己要退的意思，而喻格言这个时候到省纪委做副书记明显是来接班的。喻还没开始工作，就去国立大学拜访了副校长肖立远，这个做法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很容易引起各方议论，所以这不是谣言，是一种动态，这表明今后省纪委将来在市政府和国立大学、“建设”与“保护”

这场争论中可能采取的立场。

吕闻先听了杨晓阳的汇报，无奈地摇着头叹气地说：“你这个秘书情报工作做得还不错，别人刚来两天你就什么都搞清楚了，但是你对所谓省纪委的立场的分析完全是无中生有。大家都是共产党人，都是在省政府的领导下工作，难道会出现两种对立的立场不成？我看你这个杨晓阳，应该叫‘杨不明’，你先回去，让我考虑考虑这件事。”

章秘书和杨晓阳一起退了出去。吕闻先揉了揉自己的眉头，靠在了大椅子上，陷入了沉思。作为市里的一把手，他来汉沙已经两年了，原本是一个个性比较强的干实事的人，来到市里才发现市长张纵横，更是一个风风火火喜欢拍脑袋的人。他们俩人都比较外向，从一个班子的角度来讲这不是一件好事，甚至有些冲突。一个好的领导班子，依他的工作经验应该是一文一武、一动一静，一个敢想敢干，富于个人魅力在前冲锋，一个工作仔细长于思考，能够凝聚集体的力量做好后援工作。

两年前，吕闻先刚来，对市里的情况不太了解，张市长是土生土长，当地成长起来的干部，为了建立一个高效有序、战斗力强的班子，他主动配合张纵横，收敛自己张扬的个性，做了一个“内当家”，为张纵横这个强势的市长把好原则关、决策关。虽然吕闻先也是做市长出身的，但对一个全力支持市长在外打头阵的书记的重要性，他是非常清楚的。两年过去了，他发现事情不像自己当初想象的那样，他原以为顾全大局，做好市委领导班子的团结工作，就会很顺利地把这一届的工作做好，然而他发现张纵横是一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市里几个他主持的重大项目决策上，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与国立大学的“建设与保护”之争就是其中一例。

张纵横和市里的一些干部，在继承过去两届领导班子制定的汉沙未来三十年宏伟蓝图的发展计划中，充满热情猛打猛冲，做了许多项目。可当新老城区改造工程拆到了国立大学的周边时，遇到了校方的阻拦。作为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国立大学，是与市里同为副部级的行政单位，校方对市里的新城区改造工程提出了异议，校方不仅不同意拆除旧民居，更反对建设新区，还希望市政府将原来校方被周围居民侵占的土地归还给学校，认为新城区的建设是一项得不偿失的工程，远不如保护好置身风景区内的国立大学四周环境的自然风貌，使国立大学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山清水秀、风光旖旎的人文大学，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市政府与国立大学校方协商了几次都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

已经拆到国立大学门口的新旧城区统一改造工程，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地

步。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市反贪局将国立大学的一名副校长和一名分管基建的处长，以贪污行贿受贿的名义抓了起来，使原本正常的分歧演变成非正常的权力利益之争。吕闻先不知市里抓校方的干部，到底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还是别有用心，过去这些都是张纵横在负责，他也没多过问。现在国立大学周边停工的工程又开始动了起来，此时又传来省纪委来了一个亲校方的副书记，如果省纪委再抓到市里的干部一些把柄在手，再抓上一两个人，这下不全乱套了。

这就是吕闻先一开完会回来，顾不上休息就赶到市委的原因。他在思考，在沉思默想，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候，作为市里的一把手，作为这个领导班子的班长，他应该怎么办。吕闻先认为张纵横在市、校发生冲突的时候，同意反贪局去抓校方的人是不明智的，最起码是工作方法有问题，有问题的人肯定坚决要查，但可以迟一点，也可以早一点，就是不应该放在这个敏感的时期，容易使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产生思想上的混乱。刚才秘书小杨来汇报情况，仅从杨的汇报中就能察觉这个原本正常的反贪行为已经变质，如果不在干部群众中澄清这个问题，肃清非纯洁的思想，对将来的工作遗害会有很大的不利。

吕闻先在办公室沉思了两个多小时，直到秘书小章敲门进来告诉他已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了。因为中午没有客人，吕闻先和小章下楼去了办公大楼后面的市政府食堂。在市委的两年，只要没有客人，吕闻先总是让秘书小章陪他一起去这个公共食堂。这个食堂在吕眼中就是市政府的一个窗口，平时他和大家接触的比较少，但在食堂就餐的人可以为他担供一些信息，大家在想些什么，大家关心的是什麼，工作的紧张和轻松，都可以从就餐的人群感觉到。

食堂里有几个小包间，就在餐厅的一旁，与普通干部群众仅隔一扇小门，让人感到彼此之间的距离很近。吕闻先和小章穿过人群，不时有人问候：“吕书记好！”吕也频频点头，这种感觉很好。作为一个书记，吕闻先不可能向大家汇报自己的工作，但他出现在食堂里，大家就知道他开会回来了，或是在市委接待客人。这虽然看起来都是一些小事，但实际上是工作艺术。一个真正好的领导干部，不在于他干了多少事，而是在他的工作水平、领导的艺术。

比如，小章跟了他两年，工作认认真真，踏踏实实，从不出风头乱说话。与其说是小章工作做得不错，不如说是自己调教得好。一个在领导身边工作的青年人，必须有严谨的工作态度，认真的工作作风，秘书就是领导的影子，不同的领导干部调教出来的秘书也不一样。普通的干部群众不敢轻易评论书记和市长，但他们对市长、书记的秘书的评判，间接反映了市长、书记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对小章历来要求很严。

小章陪吕闻先吃饭时告诉他，早上市政府秘书长李海涛到办公室来过，因为他在想问题，李秘书长说没什么事就没打扰他。吕闻先告诉章秘书，要尊重别的干部，自己作为一个书记，决不能高高在上怕别人打扰，以后不能这样。

不过有一点小章说对了，他在思考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那就是改变现在市里的他主内张市长主外的现状。虽然他和张市长分工非常明确，但过去在很多重大项目的决策上，他是尽可能地支持了张市长的决定，保持了市政府历届领导班子执行政策的延续性，既是因为对张市长的尊重，也是为了避免朝令夕改，保持政策的一致性。现在看来这几年的一些决策，并不完全符合汉沙的实际。有些蓝图描绘得太远，有些项目立得太大会，超出了本市的实际承受能力，应该有适度的调整与修改。现在市里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表面看起来都是小问题，实际上这些小问题，都是与过去的一些重大决策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作适当的调整，将来还会有许许多多的层出不穷的问题，对汉沙这座几百万人的大中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造成严重的伤害。

吕闻先要下决心做适当的调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意味着要否定许多张纵横过去的做法，他不知道张市长是否能接受，弄不好会影响班子的团结。但如果不调整市里现行的政策，一味去实行一些宏伟规划，市里经济的承受力、潜在的政治风险及市场风险都会随时发生危险。要作这个决定不容易，目前已经到了该作这个决定的时候了，调整的越早风险越小，损失越小。但他不知怎样才能让别人眼中的这个强势的张纵横，接受自己的调整观，如何理解自己的出发点，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由于个性的问题，他知道要想改变张纵横一贯的做法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施政出现问题那可能是张纵横负责，如果领导班子出现不团结的问题，那可能就是自己这个书记的责任了。他苦思冥想，该怎样与张市长沟通，如何去修改他的做法，才能发挥这个领导集体的最大能量，最大的智慧，把这一届剩下三年的工作做好。

因为没休息好，吕闻先的胃口不太好，手上的筷子时常停在半空中，想着问题忘了下箸，一顿饭吃了一个多小时，出了包间时食堂里也空无一人，工作人员已开始打扫卫生。

回到办公室，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小憩一会，而是让小章把自己开会期间这半个月市里的情况给自己作个汇报。他本想下午市委常委开个会，可是张纵横带人去上海考察高速列车项目去了，张市长不在，开会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于是，吕闻先让小章通知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兼反贪局的局长程界民下午

到自己办公室来。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虽然是市委书记一把手，可这市里的领导班子却是三届领导班子留下的遗产。命令好下，但要想把事情落到实处，落实到位很难，他必须把工作做仔细。章秘书一出门，他便开始整理从北京带回的文件，为张市长回来以后开会做准备。

反贪局局长程界民下午刚刚到办公室，秘书就通知他市委吕书记的秘书打来电话，通知他去吕书记办公室一趟。今年已经五十多的程界民个子不高，大约只有一米六，而且人偏瘦，头上还谢了顶只剩下几根头发，脸却比一般人大，脸色发黄，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个局长大人。不过，这不等于他没有能力，他在这人才济济的汉沙市能当上一个实打实的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兼局长当然不会是一个平庸之辈。一听到吕书记要见自己，他自然明白是为了什么。

程界民放下手里的皮包，拿上公文包让秘书马上通知负责“宋钱”案的苏铭，带上卷宗和自己一道去市委。他走出电梯，司机小刘已将车停在了大楼门前。

苏科长一上车便问道：“程局长，吕书记要见您，不会是为了‘宋钱’贪污受贿案吧？”

程界民也在想这个问题：“除了这，还会有什么？你材料都带上了吗？”

精明能干的苏铭捧着手里的卷宗，得意地说道：“都带上了。”

程界民摸了摸头上几束珍贵的头发接着说：“到了那，我先去见吕书记，你在办公室外等着，吕书记要是了解‘宋钱’案再叫你进去。”

程界民和苏铭到了市委，章秘书将他们引进了吕书记的办公室。吕书记果然是让程界民介绍“宋钱”受贿案。程界民和苏铭从反贪局接到群众举报，到局里安排人作摸底调查，完全掌握了宋树理受贿的证据，以及钱进步行贿的证据，与之合作的三家建筑公司都作了交待。宋树理一直负责国立大学学校的后勤工作，在基建科长的位置上干了十年之久，担任副校长之后仍然负责学校的基础建设，钱进步一直在宋的手下工作，学校这几年的新食堂及新学生楼的对外招标，都是钱进步负责，经宋树理认可他受贿的大多数款项也都是经钱进步办理的。尽管宋树理目前仍不承认受贿的事实，说是钱进步借给他的，他给钱进步打有借条，但要定他贪污受贿的罪名，现在是证据确凿。

吕书记听了程、苏二人的汇报，指示他们一定要将案子办成铁案，争取得到校方的支持，在认定事实上要听取校方的意见，宋树理负责学校的基建前后长达十几年，他们发现的问题也不完全是这一二年的事。他不无忧虑地问：“我想知道这个案子，早不办迟不办，偏偏要在这个关口上办？”说完他扫视了程界民和苏铭一眼。

坐在沙发上的程界民、苏铭都感觉到了吕书记那犀利的目光。程界民不自然地地理了理头上稀落的头发，清了清嗓子解释道：“以前我们注意力都放在市里的几桩案子上，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关于宋树理的举报信，以前也收到过，但由于举报人是匿名的，举报信的内容含混不清，只是一种泄愤的报复，调查工作无法入手。去年年底又有人举报这两人，而且举报人是与其合作过的建筑公司，内容确切，有证人、证据，这才引起我们的关注。局里安排人去调查了解情况后，很快就把问题弄清楚了。”

了解了“宋钱”案，吕书记又让程界民汇报了反贪局目前正在调查的其他几个案子的情况，告诫他们现在是非常时期，办事要慎之又慎。以后不管是涉及到各大专院校或是市里领导干部的贪腐案既要注意证据，还要及时请示汇报，有必要时可以直接来找他。

程界民和苏铭离开吕书记办公室，就看见市府秘书长、办公厅主任，都去了吕书记的办公室。上车后苏铭立刻敏感地说：“程局长，我感觉吕书记今天让您亲自到办公室来汇报工作，应该还有深意。”

程界民早已觉察到了，吕书记刚才用了“非常时期”，“非常”这个说法意义就非同寻常。在官场待了二十多年，经验告诉他，揣摩领导的意图是一个人做好本职工作的基本前提。书记招见自己肯定是件好事，总比默默无闻做工作无人理睬好，但是如果真正想让吕书记理解自己的工作，想把工作做得书记满意，关键就是要琢磨书记的“非常”两个字的真实含义。

苏铭见程局长不语，接着说：“我觉得吕书记和张市长不一样，他很难接近，意图也很难揣摩，不像张市长，想干什么大家都很清楚。”

这就是领导风格的区别，张市长为人豪爽、做事雷厉风行，高兴还是不高兴都放在脸上，其实这种人很好打交道，所以市里的干部都不怕与张市长接触，平时走得也近。而吕书记就和大家疏远得多，大多数干部都怕吕书记，从来没人敢顶撞他。其实程界民更喜欢吕书记，这样的领导凭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说话，而不是论与领导关系的亲疏。张市长虽然在干部中口碑好，由于个性张扬，身边自然有一些靠溜顺拍马升官发财的人，还有一些小人。这两年市里提拔了那么多干部，基本都是与张市长走得近的人，至于他们有多少业绩，作过什么贡献，程界民并不完全认可。

程界民回到局里便通知开会，让苏科长传达吕书记的指示，自己则坐在一旁开动脑筋，如何将吕闻先谈话的精神实质告诉大家。正如他所料，苏科长汇报完吕书记的指示之后，大家感觉是老生常谈没什么新精神，好像是一个可开

可不开的会，十几个干部开始东扯西拉地闲聊起来。

思考了很久的程界民这时敲了敲桌子，示意大家自己想说几句。众人又安静了下来，他提示大家吕书记这次找他们谈话，至少透露两层意思，一是担心反贪局成了“市校”之争的工具；二是要求反贪局工作重心由外向内的转移。大家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吕书记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那就是市里的领导干部因贪腐被省纪委双规，这是他最怕见到的，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市校”之争不仅是公开化了，而且是白热化了。

程界民认为，吕书记今天刚从外地开会回来，就召见他们，足见书记对这件事的关注。所以从今天开始，局里的工作重点就是主要针对与市里的干部相关的案子，过去担心影响市里领导干部积极性而停办缓办的案子要重新启动，现在大家都以为反贪局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宋钱”案上，这是一件好事，要立即、迅速地将有关市里的几件群众举报的案子调查清楚。吕书记在这个问题上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如果市里的干部有问题那也最好是市里来处理，而不是由省纪委出面。由苏科长负责的“宋钱”案，要尽可能地与国立大学校方沟通，要充分相信学校党委，办案过程要尽可能地透明，听取校方的意见，尽快给出结果，要把案子办实，不要留有漏洞，要争取宋、钱自己坦白交待。

程界民这一解读，会议室里立刻炸开了锅。过去几年有几件涉及到市里领导的案子，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搁置了起来。有的是因为上面有人打招呼，有的是一时问题没有弄清楚，大家议论纷纷。也有人认为市里没有明确的指示，他们这样做存在一定的风险。这个问题太敏感，大家一直都盯着反贪局长，如果局里把重点放在彻查市领导干部的问题上，查出了问题还好说，查不出什么大问题来那压力可就大了，以后的工作就更难办，也影响彼此之间的关系。市里的事情彼此之间的关系太近，无论什么案子只要一启动，对方就能察觉到，正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这就是市里的问题的复杂性，查学校的案子，各部门都会积极配合，查市里的案子，不仅没人愿意配合，而且会有一定程度上的阻力，望程局长三思而行。

程界民有一个和吕闻先书记相同的问题，那就是自己虽然是一局之长，可这局里的一百多号人并非自己一声令下就能动起来的。局里也有一个领导班子问题。这个领导班子也是几届市领导留下的遗产，要想四平八稳地坐好这个位置，需要多请示多汇报，干事时不要太主动，更不能冒进，做事若不前思后想，一不小心得罪了人，谁都不知道。当一个庸官容易，碌碌无为混日子；当一个好官难，而且不是一般的难。自己在这里开会，说过什么话，不出两天全市的